

『金砖四国』之路

刘德斌 / 主编

俄罗斯

悄然复苏的北极熊

□ 王文奇 / 著

大国，是现实，也是梦想。当沙皇时代的开疆扩土奠定了广袤的地域，没有人想到汨汨的石油支撑了今天俄罗斯经济的半壁山河；当苏联与美国进行军事、工业上的竞争，没有人想到这些基底奠定了今天俄罗斯外交中的大国气魄。但是，俄罗斯也有自身的沉痾，不发达的农业，对强人政治的依赖，让它虽然跻身『金砖四国』的行列，未来的变数依然颇多。俄罗斯如今拥有大国的地位，但是这地位却潜藏着虚弱，它希望自己的大国底气更加实足，那是它的大国梦，等待着绽放成妍丽的现实花朵。

長 春 出 版 社

“金砖四国”之路

刘德斌 主编

俄罗斯：悄然复苏的北极熊

王文奇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悄然复苏的北极熊 / 王文奇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1
(“金砖四国”之路)

ISBN 978 — 7 — 5445 — 1048 — 6

I. 俄… II. 王… III. 俄罗斯—历史—研究 IV. 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168 号

俄罗斯:悄然复苏的北极熊

著 者:王文奇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大 熊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读者服务部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恒源工作室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79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4519908

金砖四国：“他者崛起”的意义（总序）

金砖四国：从概念到现实

2009年6月16日，中国、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四国首脑齐聚俄罗斯小城叶卡捷琳堡。首脑峰会在21世纪的外交舞台上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这次首脑峰会却引起了世界高度瞩目，因为这次峰会可能是“金砖四国”从概念走向现实的里程碑。当“BRICs”八年前被提出来的时候，恐怕没有人，包括它的发明者，敢于相信这个概念会有朝一日真的把这四个国家拢到一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股新的力量。但八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风云变幻，真的把这四个国家推到了世界舞台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并破天荒地让这四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构建四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呼吁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叶卡捷琳堡峰会对高盛公司的预见能力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证据，同时更说明了在当今世界上理念的导引作用。

2001年11月20日，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的报告，首次把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组合在一起，提出了“BRICs”的概念，从投资的角度出发，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机遇在这四个国家，从此这一概念在全世界不胫而走。一家台湾媒体率先把英文“BRICs”翻译成“金砖四国”，更为贴切地表达出奥尼尔的含义。

2003年10月1日，高盛公司又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

往 2050 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高盛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经济预测的前沿，所以这份报告备受关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一个剧烈的变动，在 2050 年以前，金砖四国的 GDP 将超过目前掌握全球经济话语权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巴西将于 2025 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 2031 年超越法国；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将于 2027 年超过英国，并于 2028 年超越德国。中国将在 2039 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到 2050 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届时，现有的六大工业国将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许多经济学家对奥尼尔的论断嗤之以鼻，认为“金砖四国”不过是高盛公司营销的噱头而已。安石投资管理公司研究主管杰尔姆·布思认为，把金砖四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区别开来，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很强的关联。作为对“金砖四国”这个概念的反讽，布思自己发明了一个与之对应的词——“水泥之国”（Cement），即指被排除在新术语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布思不无诙谐地说：“如果你需要建一座墙，你既需要砖头，也需要水泥。”布思当然知道，金砖四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将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反对吉姆·奥尼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为分割，指出像土耳其、墨西哥、印尼等国也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却被奥尼尔排除在外。

奥尼尔“金砖四国”的概念在争议中不断发展。作为对“金砖四国”的补充，高盛公司又提出了“金钻十一国”（NEXT-11）的概念，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奥尼尔的“发明”激发了全球投资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趣，各种预测和概念开始满天飞。有的投资咨询公司提出了 E7 的概念，认为“金砖四国”之外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墨西哥共同组成新兴七国，这七个国家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角。日本的“金砖四国研究所”则提出了“VISTA”的概念，即指越南（Viet Nam）、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南非（South Africa）、土耳其（Turkey）和阿根廷（Argentina）。奥尼尔的奇思妙想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不同的国家名称加以组合，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的产生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漫天飞舞的新概念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是在经历了西方崛起和支配世界的几个世纪之后，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开始崛起了。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就

是“他者的崛起”。

自 2001 年“金砖四国”的概念提出，到 2009 年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召开，再到在拯救全球经济的大国协调中 G8 被 G20 所取代，短短八年，“金砖四国”从一种投资取向的概念，演变成一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的象征。实际上，“金砖四国”以及其他概念的提出，映象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了，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人说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三十亿人进入的工业化、城市化或者说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了，由此引起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是过去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不是，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模式来实现这种转变的。这就促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家的发展道路究竟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是可以各具特色、异彩纷呈？金砖四国，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真的在创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吗？

金砖四国与他者的崛起

自古以来，大国的兴衰一直牵动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自威斯伐特里亚体系诞生以来，三百多年现代主权国家博弈中产生的大国也不过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并且都在欧美等“西方”的范围之内。《大国崛起》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崛起之路曾经成为我国观众的兴奋点，成为中国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3

但今日“他者的崛起”已经是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了。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惊世一时，批判者众。但他的观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难以被驳倒的：这就是随着冷战的终结，西方文明或者说西方体系主导世界的时代也结束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后现代化国家”进入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来，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比重必然要越来越大。

那个也是在冷战结束之初以“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 2004 年出版了《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在那本小册子中，福山认为，“对单独一个社会以及国际社会来说，国

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往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①21世纪初,人们目睹了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新独立国家的诸多动荡和骚乱,“失败国家”的乱象通过电视和因特网传播到世界各地,给期盼和平的人们带来沉重打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采取不同方式巩固和加强了国家能力建设,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冲破政治藩篱的历史机遇,迅速地重新塑造了自己。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人正在从屈辱与悲情的近代史中跋涉出来,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满了无尽的期许。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巴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巴西奇迹”,以后经济稳步推进,《大国巴西》在巴西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巴西人对巴西在21世纪之初登上世界强国舞台满怀信心。当代印度的雄心壮志已是有目共睹,高速增长的经济、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国际环境,让印度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是在印度真切体会到了“世界是平的”。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冲击之后,借助于能源产业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从衰败中解脱出来,在普京的强势领导下重树大国雄风。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大国的兴衰》,精彩地描绘出一幅五百年之间大国的沉浮荣辱的画卷,“美国衰落论”不胫而走。虽然肯尼迪的观点因为苏联的轰然垮台而失去了部分市场,约瑟夫·奈的“美国注定领导”似乎更贴近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现实,但是肯尼迪所激起的“大国的兴衰”的讨论却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金砖四国论”的出现激起了人们的热议,这既是“大国兴衰”话题的延续,又有几分不同寻常之处。“金砖四国”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畅想曲,更应该是一种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思考,一种非西方大国群体崛起的思考。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均势形成之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许多学者就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构建理论、指点迷津了。但是,这些现代化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或以西方的标准和视野来设计的,没能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得到验证。冷战结束之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更是想为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而金砖四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西方经验的结果,是这些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探索与尝试的结晶。四国在历史经验、人文气质、自然资源、发展道路上各具特色,但最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国家构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版,2007年,115页。

终都迈上了复兴抑或崛起之路。这或许正是金砖四国令人着迷之处。不可否认，世界历史现代化的进程起源于西欧，西欧国家在其扩张与征服的过程中也把世界其他地区卷入到现代化的大潮中来了。但迄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是完全按照西方的经验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他者的崛起”不仅在改变着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更为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提出了深层次的挑战，进一步表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因此，可以说，时至今日，人们对“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奥尼尔当年“发明”这一概念时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也超越了在那之后奥尼尔和高盛公司对“金砖四国”不间断的但只是立足于投资价值和经济趋向的研究，而与冷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是本套丛书冠名《金砖四国之路》的意义。我们不是跟风炒作“金砖四国”的话题，也不想给当下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再添什么花絮，而是想探寻推动“金砖四国”前进的历史动力。

金砖四国所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之路同西方国家大异其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扩展到全世界，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扩大冲淡了资本主义的强盗色彩。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与暴力已经逐渐消退，新兴国家的发展不会也不可能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后尘。当年欧洲列强凭借着暴力与掠夺为崛起为大国奠定了基石。而今，面对着密如蛛网的国际制度、规范，面对着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后发国家不可能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可以将美洲的金银用大船运往马德里与里斯本，不能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那样霸占市场，更不能像美国那样有一个“西进运动”的空间，在领土的持续扩张中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但是，凭借着经济全球化所促动的新的劳动分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所谓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了机遇，乘势而起，积累起足够的经济与政治能量，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正如那句名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于国家来说同样如此。曾担任里根政府时期商务部长顾问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预测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说，“如果形势的发展不完全脱离预期的轨道，那么在未来50年内，中国将复兴它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①中国的未来美好前景取决于不脱离

①【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著：《崛起的4大国》，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208页。

预期的轨道，而大国崛起最关键的便是已经铺就的轨道。金砖四国的预言只是促动我们写作本套丛书的一个机缘，走进金砖四国的历史深处，探讨四国成为大国的基因，探讨四国发展轨迹的形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高盛公司的惊世之言不足为训的话，那就让我们循着金砖四国之路，去看看金砖四国是如何做好准备，又将凭什么推动当今世界变化的吧！

金砖四国与国际体系：融入中的改变

全球化大浪之中的弄潮儿须拥有深厚的根基。著名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风采迥异的历史经验是构成多元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长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传统使不同的国家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新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去”。^①金砖四国的历史传统迥异，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中，都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准备了某些条件。

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国家，自葡萄牙殖民至今也不过五百年的历史，却是最早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印度、中国、俄罗斯还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时候，葡属巴西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远地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大循环之中。巴西长久的殖民经历让巴西一直徘徊于本土与西方之间，这也是拉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巴西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几次快速的现代化发展让巴西在 21 世纪之初成为新兴国家的杰出代表。巴西自独立以来一直游荡于民主与独裁之间，葡萄牙的传统在巴西影响甚深，在未来的岁月中巴西需要一个自信、自足的自我认同，创设一种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这，是巴西走向大国的根本标志。

俄罗斯在普京主政期间踏上了复兴之路，俄罗斯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开始了全球巡航，俄罗斯远洋舰队乘风破浪……俄罗斯人又回来了！俄罗斯的雄心与实力开始彰显，俄罗斯开始充分利用历史的积淀，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俄罗斯在沙皇时代奠定的辽阔疆域，使其在广阔的地表下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俄罗斯在苏联时代构建起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力量，使俄罗斯今天能够

①【以色列】S. N. 艾森斯塔特著：《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94 页。

参与国际创新的竞争。普京执政时期，摆脱了“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的梦魇，俄罗斯拼优势的发展策略，使其石油与天然气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增长而水涨船高，外汇收入迅速增加，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俄罗斯呼唤着要与自己的力量对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俄罗斯再次闪出熠熠光辉。但是，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才能发现当下俄罗斯发展中的脆弱因素，经济增长不能过度依赖出口，经济的组织与管理、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创新，内需的强劲支撑要比资源更为重要。俄罗斯需要一种长期持续的优势来支撑自己的大国地位。

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体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印度更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陆而不是一个帝国的大陆。长期以来，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直为种姓、语族、教派所侵蚀和分化。现代印度的构建始于殖民时期，但是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却深植于印度悠久的历史之中。艾森斯塔特认为，印度文明的精微要义在于通融。这种通融不仅奠定了印度民主的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印度的政治现实。各种种姓、各异的教派、以语言划定的地方行政单位……只有靠通融才能共存。印度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是印度联邦得以生存的保障，20世纪70年代之后，印度的民主制度开始新的分化组合，排他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登上印度政坛，成为印度民主制度的危机之一，并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印度的IT产业使其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但即便印度的IT产业世界领先，也不能带动印度多数人的发展，庞大的失业人口将使印度的人口优势大打折扣。1991年开启改革风帆的印度已经慢慢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应该是印度未来努力的方向与重点。

中华文明曾经历千年不坠，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曾吸收过无数的外来因素。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本杰明·史华慈则认为，“新元素的增加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化合物的性质”。^①近代以来，中国在吸收与消化外来因素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也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超越。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李鸿章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警示，中国人开始了艰难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并放开自己闭塞的心胸，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寻求突破。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新文化运动到社会变革的大讨论，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吐故纳新，中国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巨大的国际震荡中扬起了二次改革开放的风帆，束缚于人们头脑之中的思想枷锁被一

①【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4年，431页。

一破除，十几亿中国人的智力与热情得以释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中国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最强劲有力的发动机之一。但是中国在改革与发展中也不断遇到新的难题。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①和谐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对社会风险的应对之举。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兼顾了内外两个大局，初步实现了和平发展的目标，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重构的最大赢家”。

当然，人们对“金砖四国”褒贬不一。中国虽然按字母顺序排在四国的后面，却被认为是四国中最具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比另外三国经济总量之和还多。许多专家认为中国不应该和其他三个国家等量齐观。“中美国”（Chinamerica）和两国集团（G2）概念的提出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已经超越其他大国，而成为美国的对手、伙伴，可以美国平起平坐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媒体上和学术界的流行程度不亚于“金砖四国”。尽管多数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否认“中国模式”可以照搬到其他国家，甚至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关于“中国模式”讨论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媒体的热门话题。有人甚至认为不但有“中国模式”，而且“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认为“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是最好学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中国都在学。但中国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②“金砖四国”中第二个备受关注的国家是印度。尽管印度的贫困人口依然占相当比例，并且社会骚乱和恶性事故不断，但印度的IT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比重，并且能够把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外包”进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与“世界工厂”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形成鲜明对照，并且让印度人引以为傲。同时印度的人口结构也比中国更具发展潜力。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只是借助于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占据了能源优势。如果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得不到更新换代，这种凭借能源优势所获取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延续下去的，因而也不能给普京所构建的权力基础和国际地位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5页。

② 顾克农：《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载《广角镜》杂志第445期，6-10页。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俄罗斯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衰败下去。而巴西虽然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但其世界影响力还不能与中、印、俄相比。

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同，不管它们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如何曲折，不可否认的是，冷战的终结为“金砖四国”经济与社会开放和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环境。再往前溯，肇始于二战之后的第二波全球化是托起金砖四国的源头活水。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以两大安排而告终：一个安排是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最终体现为冷战两极对峙；另一安排是西方工业国（包括日本）之间最终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制度，美国几乎参与了所有制度。^①正是冷战与美国所创建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化的制度基础相对分离，最终使这些制度在冷战结束之后生存繁荣起来。全球化使贸易、投资、金融极大繁荣起来，李嘉图所设想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全球范围的配置，金砖四国皆是优势明显的大陆级的大国。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人力资源、印度的技术人才、巴西丰富的原材料和农业资源，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助力，金砖四国还是难以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和腾飞。

金砖四国的发展印证了伊肯伯里的论断：对内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综合改革，对外参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进程，可使那些积贫积弱的国家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②极端的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具有剥削性与掠夺性，发展中国家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联系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为全球化所托起金砖四国则证明，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论述道：

从现存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一个处在融入过程的地区，其融入的理想状态是它的国家结构既不要太强大，也不要太脆弱。如果它们太强大，它们就可能不顾及世界经济体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利益，而是根据自身考虑，阻止必要的跨境流动。如果它们太脆弱，就没有能力阻止其他人在他们的领域，对流动进行干扰。在融入过程的末期，人们希望看到这样的国家，它对内有足够强大的官

①【美】约翰·伊肯伯里著：《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制度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49页。

②【美】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著：《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王展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56页。

僚体系，能运用某些手段直接影响生产过程；对外能够与国际社会的外交规范和货币网络相衔接。^①

也许金砖四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它们正经历着新一轮的融入，但这种融入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融入有相当的差别。按照一个印裔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观点，目前“他者的崛起”实际上是过去五百年来继西方世界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之后现代史上第三次世界范围内结构性的权力转移。而且是“从古至今，我们第一次见证了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局面正在造就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②实际上，这也正是“金砖四国”（和我们探讨“金砖四国”）的意义所在。

金融危机与金融四国：挑战与机遇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金砖四国”的世界地位已经固若金汤。在当前的形势下，“金砖四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使“金砖四国”遭受重创。翻看2008年下半年的报纸，悲观与失望之气充满于字里行间，“金砖四国”似乎会因为这次经济危机而成为神话或者幻象。

关于这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各国的学界和政界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历史上的大危机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系统研究了1929年的大危机，认为以下五种因素诱发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企业及企业收支不健康的结构；有缺陷的银行系统；不平衡的经常项目开支；经济学家的群体行为，他们几乎总是给出错误的建议。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虽然与1929年不甚相同，但是加尔布雷斯的解释可以用来作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参考。

金砖四国国内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危机对各国的挑战也有区别。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经济过于依赖能源出口，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等诸多方面存在缺欠，奥尼尔认为，俄罗斯只有推进全面的深层次改革才能改变其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旁卓恒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19页。

②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机构及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X-XI页。

但是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市场疲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转变模式，扩大内需，并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贪腐蔓延等社会问题。对印度而言，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外包产业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印度的外包用户主要集中于西方，外部需求萎缩之后，印度服务业出口产值迅速下降。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正在调整战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努力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印度政局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2009 年 5 月印度大选，国大党大获全胜，辛格连任印度总理。辛格是印度改革的总设计师，此次连任，为印度走出金融危机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巴西原本在金砖四国中没有其他三国显眼，但是金融危机改变了投资者对巴西的看法。奥尼尔认为，巴西拥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因此，相对于俄罗斯，巴西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

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而波及全世界。对于金砖四国而言，金融危机是一场外患，而能否成功抵御这场外患取决于各国的内功。金融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恶性竞争，它在批量打击一些国家时，也在给另一些国家创造崛起的机会。在全球经济的低迷气氛之中，金砖四国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吉姆·奥尼尔自己也承认金砖四国的发展远远超乎他当年的预料。

乔治·索罗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时也说：“尽管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多或少是在所难免的，但中国、印度和一些产油国仍在强劲增长。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衰退，而是一次对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将相对衰落，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崛起。”

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八国集团向金砖四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转移进程。在 2008 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召开的两次 G20 峰会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成为讨论的重点，2009 年 9 月 G20 第三次峰会召开前的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对拯救全球经济的作用备受关注。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在联合国援助峰会上表示，八国集团已经过时，要解决金融危机，必须有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国家共同参与。在 2009 年 9 月美国匹兹堡举行的 G20 第三次峰会，更是成为突显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权力转移的舞台。会后声明宣布，G20 将取代 G8 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发言权将会获得提升，标志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2009年6月金砖四国的叶卡捷琳娜堡峰会决定下次峰会在巴西举行。还有没有第三次，这是个问号。许多人认为金砖四国貌合神离，特别是中印之间的矛盾纠葛难以化解；但也有人认为金砖四国在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求同存异、加强战略协作符合金砖四国长远的利益；还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看重的伙伴或对手，应该寻求更广阔的战略协作关系，等等。

不管怎么说，金砖四国在冷战后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中浮出水面，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变革重要推动力量。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既对金砖四国提出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使它们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就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金砖四国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沦为人们记忆中的符号；还有可能在崛起的进程中兴衰分野或分道扬镳，金砖四国峰会在召开二或三次之后尴尬收场。所有这些前景都不是给定的，而是取决于金砖四国如何克服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并把国内经济与社会同国际经济与社会互动建立在一个更为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基础之上。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铺天盖地的有关“金砖四国”信息中静下心来，理清它们的来龙去脉，理性与现实地判断它们，比较它们，为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窗口和视角。

《金砖四国之路》的主要撰稿人是两个青年学者，他们喜好历史，也关注现实，他们愿意把当代世界和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置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希望他们的解读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当然，“金砖四国”研究不仅对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界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书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尝试，作者愿与读者分享心得，并接受同行的批评和指正。

是为序。

刘德斌

2009年11月3日

俄罗斯：大国的大国梦（代序）

一提到俄罗斯，人们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这是地球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人们的脑海中也也许会浮现出那个个头不高，却在两个任期内使俄罗斯生气活现的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普京，以及个头同样不高，也以坚毅著称的前任总理、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

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开疆扩土以来，就一向以大国的地位感到自豪。曾经，它接过东罗马帝国的旗帜，宣扬自己是东正教的保护者；曾经，它的铁骑纵横驰骋，使双头鹰在欧亚大陆之间飞翔；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欧洲摧枯拉朽之后却在这里折戟沉沙；曾经，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在冷战之中握住了角力绳索的一端。但是，这些都已经成为曾经，如今的俄罗斯，虽然理所当然地还被称为大国，但是却已经没有曾经的荣耀，这个大国目前的梦想就是重复往昔的大国梦。

高盛公司的“金砖四国”论给了俄罗斯一个光辉的未来图景，但是俄罗斯的未来真是那样乐观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通过历史的追寻去获得的真知。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今天的样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俄罗斯的今天，就不能不考察俄罗斯的历史。

幅员辽阔的疆土是沙皇时代的遗产，却一直留给了今天的俄罗斯。在广袤疆土之下埋藏的丰富的资源，也直到今天才彻底地彰显出其自身的价值。

然而，我们不能只看俄罗斯在沙皇时代强大的表象，就像不能只关心俄罗

斯是不是真像高盛公司预见的那样可以在经济上超越英国。我们应该用更加理性的目光，仔细审视一个国家发展历程中的多个方面。虽然，沙皇享受到了甚至比罗马帝国的恺撒更高的权势和权威，但是，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专制，使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就留下了许多的发展隐患，譬如君主制、农奴制等。

这些隐患在 19 世纪时曾不断诱发起义和革命，到了 20 世纪初，一场全新的革命斗争埋葬了沙皇制度，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在艰难摸索之中走过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中，一方面它在一条全新的道路上且走且思；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猖獗的法西斯、面对二战。

当二战风云散尽的时候，苏联又不得不被拖入冷战的漩涡之中，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美国。为了与这个强大的对手抗争，苏联的重工业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其他方面却被忽视了。这虽然使苏联在冷战期间具备了像沙俄时代一样强大的外表，但是内里的疾患却越来越重。当病人膏肓的时候，苏联解体了，新生的俄罗斯成为苏联的替代者。

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俄罗斯从新生伊始就显得身体虚弱。虽然在普京时代重新变得容光焕发，但是也有着自身发展的局限，而能不能突破目前的局限，也就成为俄罗斯能不能真正地完成其大国梦的关键所在。并且，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不仅事关内部问题的处理，还置身在全球的背景之中。因此俄罗斯在重新实现大国梦过程中，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就在所难免。

2 诚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考察历史就是站在当代的视角上，或者说是当代俄罗斯能够成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原因和束缚俄罗斯发展的桎梏等种种问题，激起了我们回溯历史、寻找根源的热望，所以我们将顺着俄罗斯的历史长河而下，在其中着重关注那些能够对当今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促进或者制约的因素。

如此，历史将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些驳杂的史实，而是一种贯穿着思索之线的珠子，通过认真地把玩，我们会发现俄罗斯发展的奥秘，并且会对俄罗斯的未来有更好的认知。

王文奇

2009 年 8 月